

你千年的梦幻盛开清水芙蓉
让所有的悲喜化作永远的风景
你用绵延不绝的涛声
告诉我

历史依然活着

时间不曾酣睡

在关于湘西的历史叙事中，酉水毫无疑问是一条流淌着无数传奇的河流，而与之相伴的古镇王村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湘西原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窥视的窗口，作为酉水文明生长中最活跃的因素，它既是酉水文明堆积里最厚重的结晶，又是酉水沧桑历史中最忠实的记忆。王村和它千年相守的酉水，带着一身往事迷人的烟尘和关于历史的新鲜信息，悄然浮出岁月的水面，像寂静长夜里一声遥远而清晰的桨声，在人们心海中搅起层层涟漪。秋夜里，星空下，凭着一声寒蝉，几点渔火，苏醒的酉水引领着人们走进王村往事，智者当能就此重温历史的旧梦，感悟沧桑的岁月与变幻的人生。

王村自古就是酉水的一个重要码头，上通川黔，下达辰州，享有“楚蜀通津”之美誉，是湘西的四大名镇之一。考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古人类居住，王村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汉代古墓即是土家族先民留下的文明遗迹。在土家族的摆手古歌中，还留存着描述土家祖先在王村落脚情形的文字：

毕兹卡祖先来路远/经过千难和万险/……山路走到尽头/像水挡住去路/……古木参天/白鹤飞翔/竹子青青/王村到了/这里是安身之处/这里是落脚之所。

939年秋，世袭溪州刺史的土家首领彭士愁为了反抗楚王马希范掠夺，率领土兵万余人，大举东进，攻打楚属的辰州和澧州。是役，直令楚王马希范领教了土兵的勇猛强悍。双方谈判后缔结盟约：彭士愁仍为溪州刺史，代表楚王治理溪州属地，楚国对溪州不征赋税、徭役，不抽兵丁。尔后铸造铜柱、镌刻盟约，“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孙兮千万春”。一个历时800年的土司小“王朝”就此拉开了它的序幕。土家人得享800多年没有战乱的相对安定生活，酉水流域的土家文明因此得以发展和留存。锈迹斑驳的“溪州铜柱”，如今静静地伫立在王村的一个古朴、简陋的博物馆里。铜柱高4米，直径40厘米，呈八边形，每边长15厘米，重5000多斤。铜柱的铜质精纯，八面上所刻的2000多个颜、柳体阴文，虽经千年风雨，字迹依然清晰完好。透过镌刻在其上的古旧的青铜铭文，人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场充满血腥的战争和一个弱小民族捍卫自己的文明时所表现出的坚强决心。

在中华古代各民族关系史上，土家族与汉族渐进而和平的交流、融合是一个鲜见的特例。土家文化中始终存在着对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责任心。历史上，土司军队屡屡应朝廷征调戍边卫国，立下汗马功劳。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嘉靖三十三年（1554）冬，永顺宣慰彭翼南、保靖宣慰彭惹臣应朝廷征调，各率土兵3000人，自备粮食和武器，步行3000余里，奔赴苏州府桃江地区抗倭，首战告捷。尔后转战浙江嘉兴、舟山等地，一举将江浙一带的倭寇全部肃清，取得“东南战功第一”。传说当年土兵将士奉命出征到江浙沿海抗倭，整装待发之日起是过年前一天。一边是父老乡亲们对于“此去是否还有见面对”的万般不舍，一边是朝廷调令催急，土兵将领当即决定：提前一天过年，一来不耽误战事，二来和父母兄弟吃过团圆饭更有利激发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士气。土家过赶年的习俗因此形成。时至今日，王村作为当年土兵出征的出发地之一，尚沿袭着“过赶年”的风俗。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岁月里，朝廷与地方、江湖与庙堂、中心与边缘，一直存在着碰撞与交流。王村作为土司王朝最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尔后又成为土家民族与外部世界进行文化、商业交流的重要窗口，一直在汉文明与土家文明的融合中成长，千百年来引领着这个民族的时尚。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古镇上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的建筑、文物和民俗形态，体味到土家民族兼蓄包容、海纳百川、善于学习的胸襟与心态。这一切也许是王村之所以能从历史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顽强地走到当代的确切而唯一的动因。

酉水又称白河，是湖南四大水系之一沅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湖北宣恩县的酉源山，经四川酉阳、秀山入湘西龙山、保靖、永顺、古丈，至沅陵汇入沅江，全长450公里。王村位于酉水中段，上连保靖、龙山，下接辰州、桃源、常德，河湾潭深水阔，便于泊船，陆路驿道连接永顺、龙山至湖北、四川。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湘西北地区的水陆要冲。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促成了王村商业的兴起与繁荣。川东和湘西等地的茶油、桐油、乌桕子、木材、山货都从这里出口，经酉水入沅江运往海内外，布匹、食盐等工业品也由此分流到湘鄂川边区。

千年绵延的商业薪火促成了王村古镇发展。在清代，历经乾隆、嘉庆两朝改扩建，王村的商贸、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于道光年间达到鼎盛，船队泊舟最盛时，首尾相接达5华里之长，陆路驿道上，湘鄂川各地商号的骡马货队川流不息来此运货，加上王村处于凤滩起点，无论下行或上行的船只都在这里歇息打尖，补充船工们生活所需物资，客栈、饭店等相关服务行业也相应发展兴盛。从码头依山而上的石板长街绵延5里，横穿古镇，街两旁客栈、店铺300多户，茶馆、戏园、赌场、青楼充斥其间，客商往来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每日竟达2000多人，有“小南京”之称。

时间锻造了王村沧桑的风景。在老街上，明清的木屋同近代的天主堂相互依存，斑驳的墙面上，人们依稀可见各个时代的标语、广告、启事交错重叠，这一切造就了老镇浓烈的怀旧情调与氛围，徜徉于街头，千年旧梦、百年兴衰、当代风云顿时涌上心头，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搅拌杂糅在一起，无不让人感叹岁月的无敌。王村既是土家人历史的名片，又是其现实的缩影。

我曾无数次行走在王村青石板铺就的温润老街上，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心目中，王村或许已幻化为一个乡土符号，一个酉水土家文明的所指。黄昏时刻，踟蹰徘徊旧巷，恰似细细阅读一册泛黄的线装古籍，总有如烟往事回荡依稀，那些点点斑斑亦真亦幻的物事，拌和着自己的想象与补充，弥漫胸中方寸天地，这一刻，仿佛自己就是它的传人，随着灵如青云的炊烟渗入了它的灵魂。

古镇下那条不舍昼夜的酉水，至今仍在那里的冷流着，流进现代人的视野中，流进了我——一个土家后裔的心海里。

酉水不仅滋养了王村的商业文明，也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河流文化，它流经的每一处，几乎都有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一条酉水就是一部流动的土家历史，那些曾经鲜活的故事和故事中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构成了河边独有的人文风景。以酉水号子为原始素材的合唱歌曲《酉水船工号子》至今听来依然激动人心。歌曰：“船过险滩敞开怀，凉风伴我唱起来，唱得鹅毛沉下来，唱得石头浮起来……”酉水岸边土家女痴情的守望，为搏浪闯滩的酉水汉子注入了无穷勇气与力量，小镇里至今仍流传着美丽多情的女子随船私奔的故事，土家女子追求爱情的热烈和大胆，让人不由感慨万千。

如果不是工业文明在湘西的跨越式发展，或许王村的后人们今天还会生活在他们祖辈为之骄傲的酉水王国里，重复着古老的宿命。然而，直到1986年，一个名叫谢晋的电影艺术家和他的剧组的到来，才改变了这颗失落于酉水之滨的明珠的命运，随着电影《芙蓉镇》的问世，沉寂多年的王村再次声名鹊起，然而这一次王村颇显尴尬，它的本名正被声名远扬的“芙蓉镇”所替代，而拥有千年历史的“王村”却无奈地闪在了盛开的芙蓉花之后。

沿着码头绵亘而上，古街两边昔日的店铺、客栈、酒肆仍保留着老式的高大柜台。如今作为“天下第一漂”猛洞河风景区门户的王村，它那些临街的铺面多经营旅游产品，石板街上，售干鱼、草药、草鞋、背篓等土特产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招呼游客进店品尝佳肴的热情更是令人心动……这一派繁华景象使人忘掉了它曾经的落寞，仿佛似锦的繁华从未阻断。王村在悄然中调整着步态，于无声无息间又一次与时代合拍。原来商业基因一直潜藏在王村人的血脉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迅速生长，瞬间便枝繁叶茂。

商业的兴盛，使得王村在湘西尽显繁华。今天走在古镇石板街上，仍然可以强烈而新鲜地感受到当年号称“小南京”的王村商业风采：古街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石板上先人的足印依稀可辨，街两边的板门小店依山势曲折起伏，参差错落，土家吊脚楼临水而建，飞檐翘角，老号的匾额、小店铺的幡招鳞次栉比，无街不市、无巷不贩、无户不商，这一切无不印证着古镇昔日的繁华。

时间锻造了王村沧桑的风景。在老街上，明清的木屋同近代的天主堂相互依存，斑驳的墙面上，人们依稀可见各个时代的标语、广告、启事交错重叠，这一切造就了老镇浓烈的怀旧情调与氛围，徜徉于街头，千年旧梦、百年兴衰、当代风云顿时涌上心头，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搅拌杂糅在一起，无不让人感叹岁月的无敌。王村既是土家人历史的名片，又是其现实的缩影。

我曾无数次行走在王村青石板铺就的温润老街上，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心目中，王村或许已幻化为一个乡土符号，一个酉水土家文明的所指。黄昏时刻，踟蹰徘徊旧巷，恰似细细阅读一册泛黄的线装古籍，总有如烟往事回荡依稀，那些点点斑斑亦真亦幻的物事，拌和着自己的想象与补充，弥漫胸中方寸天地，这一刻，仿佛自己就是它的传人，随着灵如青云的炊烟渗入了它的灵魂。

古镇下那条不舍昼夜的酉水，至今仍在那里的冷流着，流进现代人的视野中，流进了我——一个土家后裔的心海里。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

桑葚熟透，从枝头落下的时候
小麻雀刚学会飞
草尖上歪歪斜斜滑翔，树丛间拍打翅膀
鸽尾花叶下低头喘息
黄嘴丫，小眼珠溜溜圆
每根灰色羽毛灌满元动力
此时，夏已临近中年
万物早已学会三缄其口，只有小麻雀
还在挥汗
不知疲倦
随着文学馆石头音箱飘出的音节拍
起飞，降落，盘旋

那些玉兰花

五天了，我一直没敢问
没有爱
为何轻易放手
这世间有一片阳光便是风景
何况我来了
可以陪你喝茶，读书
在春风的梗上书写文字

或者，在老舍，曹禺
叶圣陶雕像旁
一起静静地坐着
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呆呆地
看天空把流云漂白甩干
露珠打开花苞

我来了，你为何放手
像一个人，曾无限接近，又
一直不曾到达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



赵有康 陈新松

去大兴镇看梨花，成为小城启东近年来复一年、年年时尚的话题。小城位于江尾海头，成陆不过200多年，土地盐碱度高，过去适宜生长蒿草和芦苇，不宜种植粮食和果木。农业生产是后来的事情，果树种植是后来的后来的事情。大兴镇的梨树种植始于上世纪60年代，零零星星，小打小闹，10多年前连片种植，面积达到2万多亩，到了春天，天地一片雪白。

为了看梨花，今年我先后两次去大兴镇实地探查虚实，一次是3月初。那时候褐色的树枝刚刚醒来，干燥暗淡的枝干开始从根部吸收水分，头一两年生的树皮，泛出油油的光泽。梨树苏醒了。一次是3月底，所有的枝丫上都缀满了一簇簇梨花骨朵，像无数无形的小手攥着一把闪亮的星星。我把所拍的照片晒到朋友圈里，他们都说我：看来你是等不及了！

喜欢梨花，是因为我的故乡有三棵半高大的梨树，到了春天，其中三棵都会如约给我们一个喷香洁白的世界。跟大兴镇修剪得最高垫上个凳子就能采摘的梨树不同，我故乡的梨树是自由生长的，又高又大，枝丫繁茂，随意向高处和四周伸展。那半棵在水井边，树干粗壮，须一人合抱，且直，地面往上3米内没有枝丫。到我记事，已干枯多年，只剩一棵孤独的树干，一家人舍不得砍，它救过一家人的命。1959年到1961年“三年灾害时期”，饥饿的百姓把地上的青草都拔来吃光，最艰难的时候吃观音土，这棵梨树年年开花，从谢花开始，我父亲就用扫帚，把自然掉落的带着花骨朵的梨子雏形扫起来，交给我奶奶剥细，和糠一起煮了，供一家人充饥，从梨子雏形吃到梨子成熟，正好接上夏收和秋收。这件事我父亲从17岁干到19岁。一家五口靠这棵梨树，才没被饿死。我7岁那年春天，这棵梨树奇迹般斜地抽出两根枝条，开出极其繁盛的花朵，结出10多个皮色金黄的梨子。邻居说，枯木逢春，意味着家主长寿。这两根新发的枝条上的花，一年比一年少，后来只长叶，不开花，也不结果。再后来，每到春天，这棵梨树是否还能长出叶子，便成了一家人共同的期待。到我小学毕业，那两根树枝彻底干枯了，自此再也不曾发过新枝，又过几年，因筑路，不得不砍去朽蚀不堪的树干。

其余三棵都在菜园子里。三棵之中，尤数菜园东北角那棵最为高大。树枝向外伸展，像一条条凌空的小路伸出去，粗壮的枝丫伸得远，细小的枝柯伸得近。梨花盛开的季节，从上到下一片洁白。梨花分雌雄，雄花只有花瓣，雌花的花瓣后面紧随一个梨子的雏形。数不清的蜜蜂像得了谁的号令，攻占整个梨树，自由自在地打粉、采蜜。见过枣花蜜、槐花蜜、紫云英蜜，至今没见过梨花蜜。要是有梨花蜜，那气味当与梨花的香气相同，远远嗅去清香，凑近了，多了些蠢蠢欲动的煽情之味。

微风吹拂，白色的花瓣翻飞如雪。树干上的每一根枝丫都像梯子，我沿着树干爬上去，一直爬到树梢的极限位置。沿着枝丫朝上爬，起初阳光透过花朵的缝隙洒到我身上，从树下仰望，根本看不见我的身影。当我爬到树冠最高位置，我的头和一截身子能自由地从雪白的梨花从中伸出或者缩回，当我头探出去放眼四望，嘿，世界在我眼前变了模样。我能看见邻居家肮脏的小院，平时他们家的人都神气活现，衣着整洁，有钱有势，没想到他们家的院子到处是猪粪和鸡屎，幸好没去做客，要不然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满鼻孔多半是难闻的臭气，那恶臭会让人厌食一整天；远处的机耕道呈现另一幅景观，路两边的绿树跟修剪一样，把绵长的机耕道撵在中间，越远越细，一直延伸到大山脚下，碧绿掩盖了晴天一身灰、雨天泥泞难行的真实；路上的行人变成可爱的小矮人，他们戴着草帽或者头巾，尽管来去匆匆，远远看上去，他们是那么有趣，那么悠闲；我们自家的房子是村子里最大的，比真正大的房子都要大，它离我最近，我能看见麻雀从屋檐下的巢里飞出来，而别人家的房子小得多了，也看不见麻雀，没有麻雀飞进飞出的房子傻乎乎的，了无生气；我能望见远处的碧绿的麦地和即将绽放的油菜花，在一块块长方形的土地上循规蹈矩地安静生长，有风从庄稼的头上吹过，它们好看地晃动着。我从树梢上往树的根部看，无数的枝柯重叠在一起，树根像喷泉，每一条树干都是喷射出去的水流，水花飞溅，无声地在枝头上开成一朵朵雪白的梨花。

梨树的高度为我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从此树梢便成为我安静观察世界最好的角度。为了寻找合适的角度，我爬上自家房顶，那里的视角赶不上树梢，隔着一片屋瓦，遮挡了我的视线；我还爬上高山，将河谷的景色尽收眼底，距离太远，只看得见田埂分割出的线条、村落的轮廓和庄稼的颜色，任何一个细节都看不清。

多年以后，再回故乡，我已是一米七二的身高，体重70公斤，我怀念少年时期从高处打望世界的情景。山顶还能爬上去，只是爬上的机会很少，我少年时期爬过的山，至今再也没有去爬过；房顶自然是不敢上去的，黑色的鱼鳞瓦片再也承受不起我的重量。惟一能爬的只有那棵梨树，梨树似乎又长高了一些，却在长大以后的我眼里矮多了。已无法再爬到树枝能够承受的极限，分量太重，身体也没有那么灵活了。勉强爬上去一点，从树腰上往外看，再也不见少年时期的景色。邻家的院子因为主人的离去荒芜多年，相对于蔓草丛生的现在，那时候肮脏的地面上多么富有人间烟火气息；绵长的机耕道已经铺上水泥，路两边的树稀稀拉拉，没剩下几棵，那种绿草茵茵伸向远方的诗意再也找不到了；还有辽阔的田野，已经被无数的蔬菜大棚分割掉，原本可以用“一马平川”来形容的河谷平原，只配得上“疙疙瘩瘩”……少年时期美好的景象，被另一幅景象代替。只有老家屋檐下有麻雀依旧飞进飞出，年迈的父亲越发清瘦，在院子里替石榴树修枝；母亲头发花白，戴着围裙，端了一盆猪食向猪圈走去。我的小弟弟的拖拉机安静地停放在屋檐底下，几只散放的鸡跳到拖拉机上，向四周打望几眼，又跳了下来。

生命的过程，很多时候就是个遗忘过程。当眼前这幅景象嵌入脑海后，少年时期看见的一切就变得浅淡起来了，变得虚无起来，以至于我竟怀疑那些过往的真实性。

小时候我就有个理想，将来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在自家房屋边上种上一棵梨树，春天看梨花，秋天摘果子，即便我已不再爬梨树，我女儿也长大成人，我相信总有爬上树梢并发现站在高处看见的世界，跟站在地面看见的一切大不相同的后人；即便什么也不做，就像三峡移民当初离开故乡时，在塞满家当的箩筐或背篓里，带上一株根部还有故乡泥土的橘树那样，不管迁徙地适不适合橘树生长。可惜在人世间摸爬滚打40多年，至今尚未挣到足够的钱，能在某个地方置下一块土地，供我种植那样一棵梨树。

那隐约的花朵，盛开在我梦里。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